

[日] 桐野夏生◎著  
刘子倩◎译

# 女神記

取材于日本第一部史书《古事记》

我名为波间。生于遥远的南岛，  
是个在十六岁那夜早夭的巫女。

# 女神記

〔日〕桐野夏生 著 刘子倩 译

女神记 © Natsuo Kirino 2008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nongate Books Ltd, 14 High Street,  
Edinburgh EH1 1TE

本书中文译文由大块文化出版公司(台湾)授权使用

## 版贸核渝字(2011)第 69 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神记 / (日)桐野夏生 著; 刘子倩 译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1.5  
ISBN 978-7-229-04150-2

I. ①女… II. ①桐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 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2077 号

## 女神记

Nūshen Ji

[日]桐野夏生 著

刘子倩 译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
责任编辑: 刘学琴

特约编辑: 王春霞 张慧哲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汝果儿工作室

---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6.75 字数: 150千

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今日斯日

隐身于神之庭园

遨游于神之庭园

等待于神之庭园

自天而降

渡海而来

今日斯日

虔诚膜拜

# 目录

- 第一章 今日斯日 /1
- 第二章 前往黄泉国 /53
- 第三章 世间处处 /85
- 第四章 呜呼噫唏，彼何好女 /121
- 第五章 呜呼噫唏，彼何好男 /183

# 第一章 今日斯日



我名为波间。生于遥远的南岛，是个在十六岁那年早夭的巫女<sup>①</sup>。这样的我，如今之所以会住在地下的死者之国，说出如今您听到的这些话，唯一的理由当然是女神大人的旨意。说来奇妙，现在的我，比起生前更有鲜活的情感，因那种情感而激发的话语、曲折经历，都在此身具足。

不过，我叙述的故事，是为了献给我在死者之国伺候的女神大人。不管是被怒火染红双颊，或为生之憧憬而颤抖，这一切，无非皆是表达女神大人心情的话语。就跟日后出现在女神大人驾前，负责叙述众神故事的稗田阿礼<sup>②</sup>一样，我是个忠心效命女神大人的巫女。

女神大人的名讳，乃是伊邪那美神。我听说，“伊邪”带有“来吧，好戏正要开始”的诱人之意，而“美”是指女人。据闻女神大人的丈夫伊邪那岐神的“岐”是代表男性的字眼，那么伊邪那美神正是女人中的女人。若说伊邪那美神承受的命运是这个国度的所有女人承受的命运，此言绝不不过。

---

① 服侍神明传达神意的女子，通常是未婚的处女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天武天皇的贴身侍从，生卒年不详，推估约为7世纪中后叶至8世纪初的人物，奉天武天皇之命诵习帝纪与先代旧辞。和铜四年（公元711年），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将阿礼诵习之内容编纂成册，是为《古事记》。此外，阿礼出自代代进贡下级女官的猿女氏，因此有人说阿礼是女性，也有人认为阿礼既是“贴身侍从”，可见应是男性，在本书中，是以女性身份出现。——译者注

来吧，好戏正要开始，就让我说出伊邪那美神的故事吧。首先，在那之前，得先从我的故事说起，说说我的人生是何等奇异而又短暂，还有，我是如何来到伊邪那美神身边的。且容我娓娓道来。

我生长的地方，是个远在大和国南方，位于多岛海中，偏居最东端的小岛。如果从大和划着小舟前往，得耗费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抵达。不过，位于最东端，也就表示我生长的小岛，是全世界太阳最早升起、最早西沉的地点。因此，它在多岛海，是众所周知神明初临人世的地点，虽是小岛却被视为圣岛，自古以来备受尊崇。

大和是北方的大国。迟早，多岛海也会纳入大和国的统治之下，但在我还活着时，仍是由古老的神祇统领诸岛。我们信奉的神，是伟大的大自然，是与我们血脉相承的祖先，是浪是风是砂是石，是无处不在的至高存在。虽然没有具体的形象，但在每个人的心中，自有神的样貌。

比方说，年幼的我经常想象的，是外形温柔的女性神祇。这位女神，虽然有时会在愤怒之下掀起狂涛巨浪，但平时赐给我们大海与土地的收获，无比慈爱地守护前往远洋捕鱼的男人。或许，我会有这种想象是受到我那严厉的外祖母美空罗大人的影响。关于美空罗大人，今后我会一一详述。

我们的岛，宛如细长泪滴，形状奇妙。北边的岬角尖如标枪前端，而且形成悬崖峭壁突出海中。随着山壁伸向小岛底部，斜度逐渐平缓，海岸线也徐徐圆融不再险峻。小岛南侧的底部，和





海水高度相差无几，因此一旦大海啸来袭，南侧恐将全面遭到海浪冲击。而且，小岛相当小，即便以妇孺的脚力，也无需半日便可绕行一周。

小岛南方，珊瑚碎裂后形成的雪白细沙，打造出无数个在阳光下莹然晶亮的美丽海滩。蔚蓝的大海与白沙，艳黄的黄槿怒放，弥漫着月桃香气的海滩。那是美得几疑不在人间的海滩。岛上的男人，自那片海滩出航，进行捕鱼和交易。并且，一去半年仍不归来。有时渔获不佳，或远至他岛交易时，甚至一出海就是一年。

男人们驾船载着在岛上捕获的海蛇与贝壳，与更南方的岛屿交换纺织品及罕见的水果，偶尔也会交换白米回来。小时候，那是我们最大的期盼，我和姐姐，甚至天天去海边观望，看父兄归来与否。

小岛南边，遍地尽是南国花木，充满令人喘不过气的生命光辉。榕树的气根在夹沙的泥土上蜿蜒，红木荷的参天巨木和槟榔的叶子遮蔽艳阳，涌泉旁边群生着水车前。虽然食物不多，生活非常贫苦，但是百花怒放，唯有风景是美丽的。险峻的山崖上绽放白色铁炮百合，到了傍晚就会变色的黄槿，还有紫色的马鞍藤。

不过，包含北边岬角的小岛北侧就截然不同了。虽有看起来就很适合栽培作物的丰饶黑土，但长满棘刺的露兜树密密麻麻地覆盖地表，坚拒入侵者。抗拒外人入侵的，不只是陆路。若想从海上登陆，也绝无可能。北方的海域和南边的美丽海滩不同，海流湍急，而且很深，拍打断崖的海浪也非常猛烈。正因如此，人

们深信，能从北边登陆者，唯有天神。

但是，路倒是有一条。那是一条将路兜树林一分为二，勉强可容一人通过的小径。那条小径，据说一直通往北方岬角。但是，谁也无法确定。因为能走进那条路的，在这岛上仅有大巫女一人。自古以来人们传言，北方岬角是神明降临的圣地。

我们居住的南边聚落与禁止进入的北边圣地，以被称为“神圣标记”的黑色巨岩为界，巨岩下方，设有石头堆积而成的小祭坛。光是看到“神圣标记”后方在白昼仍显阴森的小径与祭坛，孩子们就会浑身哆嗦，吓得落荒而逃。这不只是因为大人吩咐过，只要越过“神圣标记”必将遭受惩罚，也是因为想都想象不出前方会有什么，因而心生恐惧。

岛上的禁忌，还有另外一桩。有几处圣地平时只容许成年女性进入。例如位于岛东的清井户，位于岛西的网井户。那些都是圣地。清井户，就在大巫女居住的伸入海中的小岬角旁。而网井户，是死者的广场。在岛上，凡是死掉的人都会被抬去网井户。

清井户和网井户，据说分别位于小岛东西两侧茂密的路兜与榕树密林中，是形如圆形广场的场所。据说最不可思议的，就是明明没人割草，但那块地面却自成圆形。我曾听说，两个圣地附近都有涌出淡水的水井，因此才被称为清井户与网井户，但详情不得而知。而且，不知为何，除非举行葬礼，否则男性与孩童一律禁止进入。

等我长大后也可以进去，所以我很想早点知道，里面究竟藏了什么，怀着这样的不安与期待，我会从外面偷偷眺望在密林中开了一个小口的秘密场所。但是，对于号称死者广场的网井户，



我毕竟还是畏缩不前。

我们的岛，没有特别的名称。我们都习惯就称之为“岛”。但是，出海捕鱼的男人，遇到别岛的渔船，被问起“来自何处”时，听说他们总是回答“来自海蛇岛”。据说，别岛的人听了，往往立刻垂头默祷。我们的小岛曾有神明降临的传言，早已在南海居民之间传遍。而且，据说就连只有十人居住的迷你小岛都知道这个传言。

被称为“海蛇岛”的由来，是因为岛上盛行抓海蛇。那种黑底黄纹的美丽海蛇，被我们称为“长绳大人”。“长绳大人”每逢春天，便会聚集在小岛南方的海中洞窟产卵。然后，岛上的女人就会全体出动，赤手空拳地捕捉。抓到的“长绳大人”会被关进笼中，放入仓库。可是，“长绳大人”的生命力很强，即使抓上岸将近两个月后依然活着。等到确定终于死掉了，便会拿到海滩上晒干，作为与别岛交易的珍贵商品。我曾听说海蛇营养丰富，非常美味，但我们难得有机会尝到。

小时候，我曾去昏暗的仓库看过“长绳大人”。被关在笼子里的“长绳大人”，双眼在黑暗中璀璨发光。母亲说，渐渐干涸的痛苦，会令“长绳大人”全身流出油脂，吱吱哀叫。对此，我既不感到残酷也没有任何其他感觉，我只是天真地暗想，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捕捉大量海蛇，让从早到晚工作不休的母亲轻松一点，并且献给我那神圣的外祖母。

抓海蛇主要是女人的工作。不仅如此，饲养岛上为数不多的山羊，在海边拾捡贝壳和海藻，也都是留在岛上的女人负责。不过，女人最重要的工作，还是虔心祈祷，祈求出海捕鱼的男人平

安无事，也祈求岛上繁荣。祈祷仪式由被尊称为大巫女、地位最高的巫女指挥进行。

事实上，我的外祖母美空罗大人就是大巫女。换言之，我生在岛上地位最崇高的大巫女之家。唯有美空罗大人，可以只身越过“神圣标记”，进入北方岬角。附带一提，我家被称为海蛇一族，相较于岛长负责排解纷争、执行决定的事项，我家是代代出产大巫女的家族。

虽然，我生在岛上最崇高的巫女之家，但我那时只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孩。小时候，我啥也不懂，总是与姐姐加美空一起玩耍。我家兄弟姐妹共有四人，上面还有两个年纪相差很多的哥哥，但他俩长年在海上捕鱼，几乎见不到面，连长相都快记不得了。而且，又是同母异父，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手足情分很淡。

加美空与我，是只差一岁的好姐妹。全族的男人都出海捕鱼后，我俩就成天形影不离地玩在一块。有时去清井户旁的海岬，有时走下美丽的海滩趁着退潮抓螃蟹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加美空的体型高大，是岛上最聪颖的小孩。而且，与岛上其他人相比，她的五官深邃，肤色白皙，是个眼睛很大，令人印象深刻的美丽孩童。她机灵贴心又温柔，头脑也很聪明，连唱歌都好听。相差一岁的我，无论身在哪里，做些什么，从来没有赢过加美空。我比任何人都更爱加美空，事事依赖她，总是跟在她屁股后面到处走。

但是，我也不太会形容，总之我察觉到某种似乎开始渐渐不同的征兆。不，是真的。比方说，岛民看我和加美空的眼神，渐渐出现微妙的不同。而我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，长期出海



总算归来的男人们对待我俩的态度好像也明显不同呢？每个人，似乎都在关注加美空的动向，只把加美空一个人视若珍宝。

一切真相大白，是在加美空满六岁的生日当天。为了出席生日宴会，父亲和叔伯、兄长们特地自海上归来，已卧病在床好一阵子的岛长也撑着拐杖出现。宴会非常热闹豪华，全岛的人都受邀来到我家。

当然，屋内容纳不下全部岛民，只好挤到院子里。而铺开的草席上，源源不绝地放上前所未见的佳肴。那是母亲和女性亲戚们全体出动，耗费多日烹调的大餐。宰了好几头山羊，掺有海蛇蛋的浓汤，盐渍的鱼，唯有潜入海底才找得到的贝类做成的生鱼片，呈尖锐星形的罕见水果，黄色果肉呈黏稠状的水果，发出馥腐山羊奶臭味的下酒菜，米酿的酒，把苏铁晒干和米一起蒸熟而成的麻糬，种种食物摆放在一起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可是，年幼的我被禁止同席。唯有加美空，穿着和外祖母美空罗大人一样的白衣，脖子上挂着串串莹白的珍珠项链，在美空罗大人的身旁享用庆生喜宴。换作平时，我从来不会跟加美空分开进食，因此这点令我说什么也不服气，而且也觉得加美空好像被人从我身边抢走，令我极为不安。最后大人们漫长的餐会终于结束，加美空从主屋出来了。我立刻奔向加美空，却被旁边的美空罗大人推回来。

“波间！不准过来！现在你连看都不能看加美空。”

“为什么？美空罗大人。”

“因为你不洁。”

听到美空罗大人这么说，以父亲为首的男人们全都挡在我面

前。不洁。这个字眼令我大受打击，我颤抖地垂下头。忽然感到某人的注视，抬眼一看，是加美空在看我。她的眼中，流露出前所未见的悲哀。我不由得后退。我从未见过加美空那种表情。

“加美空，等一下！”

脱口呼唤的我，被旁边的母亲和婶婶拽住手臂。转头一看，母亲脸色难看地瞪着我。我感到和平日截然不同的氛围，不禁哭了起来。可是，没有一个人理睬我。虽然大人把我赶开，命我不准过来，我还是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从小屋背后偷窥，只见在全岛岛民的目送下，美空罗大人带着小小的加美空，消失在溶溶的黑夜中。岛上的夜，犹如漂浮在汪洋大海中的小舟般令人惶恐。我不放心，一再跑去厨房间母亲。

“妈，美空罗大人和加美空到哪去了？她们几时回来？”

母亲含糊其辞：

“她们去散步，应该马上就会回来吧。”

大半夜的，不可能去散步。岛上很小，如果追上去，应该追得到。我正想去追，母亲却慌忙跑出来，把我拦住。

“波间你不能去。美空罗大人不会容许的。”

我仰望母亲的双眼。为什么加美空可以，我却遭到禁止，我实在不明白。

“为什么我不能去？”

我跺脚吵闹。母亲依然不说理由，只是坚持不肯让路。但是，母亲的眼神，带着对我的哀怜。和加美空看我的眼神一样。我感到不可思议。为什么我们姐妹会被突然拆散呢？而且，拆散得如此极端。



不经意朝母亲的手上一看，我看见生日宴会的剩菜，包括没人碰过的山羊肉，生的夜光贝切片，以及黄色果肉的水果等等。看到这些我出生到现在一次也没吃过的大餐，我忍不住伸出手。登时，母亲狠狠打开我的手。

“沾染加美空吃剩的东西是会受惩罚的。因为那孩子，今后将成为美空罗大人的继承人。”

我愕然仰望母亲的脸。过去，我一直模糊认定，美空罗大人的继承人，一定是美空罗大人的女儿——也就是我的母亲尼世罗。我以为要轮到这一辈当巫女，还是很久以后的事。可是，母亲说得斩钉截铁。美空罗大人的继承人是加美空。

母亲不知把加美空吃剩的生日佳肴扔到哪去了。我也跟着出门，仰望星空，一边暗忖加美空现在在哪，做些什么。心中一隅，仍凝重萦绕着美空罗大人说过的话。“因为你不洁。”纵使无法成为大巫女，也是因为加美空比我年长优秀，所以无话可说，但是看着我“不洁”，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洁之人吗？我很担心，那晚几乎彻夜难眠。

加美空回来，是翌日上午的事。太阳早已高挂空中，气温也已开始上升。我看到姐姐的身影，立刻跑向她。加美空的白色礼服也有点脏了，看起来非常憔悴。不知是否整晚没睡，她那充血的双眼虚无定焦。她的双脚就像以前去海边礁岩的时候一样伤痕累累。

“加美空，你跑去哪了？做什么了？你的脚是怎么搞的？”

我指着她伤痕累累的脚问，但加美空只是拼命摇头。

“我不能说。因为美空罗大人吩咐过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去

了哪里，做了什么。”

想必，是穿过“神圣标记”后方那唯一一条路，去了北方岬角吧，我暗想。而且，说不定是去祭拜神明了。手持一根火把，一身白衣的美空罗大人与加美空循路走进路兜茂林中。光是想象那幅情景，我就吓得浑身战栗。

然后，有过那种经验的加美空看起来越发神圣，于是我畏缩了。这时，母亲来了，对加美空交代了某些话。语尾随风飘进我的耳中。

“和波间说话是不洁的，美空罗大人没有这么告诉你吗？”

我惊愕地瞥向二人，但她俩背对着我，刻意不看我。我当下泪水盈眶，裹满白沙的赤脚，沾上一条又一条的泪痕。虽然不明所以，但我在这一瞬间得知，原来自己确是不洁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这对原本要好的姐妹，不得不各自走上不同的路。不，不仅不同路，简直就是阳与阴、表与里、天与地，是完全相反的道路。这，就是岛上的“秩序”，也是“命运”。可是，年幼的我有好一段日子都没被告知任何实情。

加美空自翌日起，就搬去美空罗大人的住处，带着随身物品离开了家。美空罗大人的住处，在清井户旁，海岬的根部。我一心以为自己与加美空会永远一起长大，所以面临离别格外难受，一直目送着加美空的背影。加美空是否也为与我分别而伤心呢？只见她趁美空罗大人不注意时，一再转头回顾。她的眼中也有泪光闪烁。

从这天起，加美空被带离父母与兄妹身边，开始接受大巫女的教育。加美空肯定远比我痛苦。因为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海





边玩，也无法在雨中光溜溜地冲洗身体，更不能去摘花。就这样，我与加美空幸福又短暂的童年时光，就此戛然而止。

后来，岛长派给我一个新任务。他命我每晚将母亲与女性亲戚们轮流替加美空烹煮的餐点送过去。美空罗大人原先独居时，好像都是自己准备食物，但是现在加美空既然与美空罗大人同住，加美空的餐点就得由母亲她们特别做好送过去。

加美空的餐点，一天只送一次，让她分两次食用。有两个把槟榔叶撕成细条仔细编成的有盖篮子，我就负责把装有食物的篮子拿到小屋前，再把前一晚送来的空篮子拿回家。

这项任务，附带严格的规定。那就是我绝不能看篮中物，也不能吃加美空吃剩的食物。还有，如果退回来的篮子里似乎有吃剩的东西，必须在回程时从清井户旁的海岬上，把篮中的剩余饭菜扔进海里，而且这些事绝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就是这四样规定。

我接到任务，当下喜不自胜。因为这下子我有了见加美空的借口，而且对于加美空从美空罗大人那里学了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我也很好奇。

翌日傍晚，我从母亲手上接过槟榔叶编成的篮子。篮子编得很细密，所以看不见里面装了什么。但是，一拿到手上，便闻到令人食指大动的香味，我甚至有点晕眩。烹调期间，母亲严命我不得偷窥厨房，所以我一直在外面玩。我当下猜测，那晃来晃去的容器中，一定装了海龟汤或海蛇汤。还有那香得要命的烤鱼味，八成是男人们自远洋带回来的鱼干。拎起来沉甸甸的，肯定是用男人们带回来的一小撮白米，以月桃叶包裹蒸熟而成的麻糬。